

故宫的书法风流②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蔡襄把十二年前“李宸妃墓铭”的陈年旧账翻出来,上疏弹劾宰相晏殊。李宸妃是宋真宗的妃子、宋仁宗的亲妈,但宋仁宗直到青春期当上皇帝,都不知道自己亲妈是李宸妃,而是一直把宋真宗的第三位皇后——刘皇后当作自己的亲妈。宋代宫廷史中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早就被写成了小说,收进了清代光绪年间北京文雅斋书坊木版刻本《三侠五义》一书中。

书法独步于世的蔡襄(一)

□祝勇



蔡襄像

好的书法和最好的书法，还是可以在毫厘之间，辨出高下。

《蔡襄自书诗》卷。北宋蔡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詩之三
南劍州茅陽鋪見贈月桃花
皇祐二年二月外洛京

可笑天桃耐雪風山家牆外見疎紅
為君持酒一向向生意雖殊寂寞同

書戴雲士屋壁

長岡隆雄乘北邊勢到舍下方迴旋
三世白士猶醉眠山翁作善天應憐
如彼發源今流泉兒孫何數鷹馬然
有起家者出其間願為書考世窮年

題龍紀僧 居室
此篇極有文法

山僧九十五行是百年人焚香猶夜起
意酒見天真生平持戒定老大有
精神那知不愛者那滅故時新

題南劍州延平閣

雙溪會一流新橋橫鮮赭浮居紫
霄窗臥影澄江下峽深風力豪石
峭湍聲瀉古劍壑神龍商帆
來陣馬眩光轉群山翠色著萬
凡汀洲生芳香草樹自閑冶主郡
黃士安高文勇板賈願我久踈悴
霜凝漸盈把臨津張廣筵窮
畫傳清學舞蠶蠶浪翻歌
廟媿雲慈矐餘道晚齋望外

真实历史中的“狸猫换太子”

读中学时,笔者总是放下枯涩冷血的教科书,去父亲的书柜里搜寻那些有温度的书。在我眼里,关于历史的书,就应该是有温度的书,不管它们是正史,还是小说。翻开《三侠五义》,第一回就是: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这一下子就把笔者带进了这段历史,躲都躲不开。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京剧,名为《狸猫换太子》,把这段历史又演绎了一遍。

现在,时隔三十多年,笔者再度翻开那本清代石玉昆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重印的《三侠五义》,微黄的纸页,把笔者带回了恍惚的少年时光,也带进了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小说中写,刘妃与李妃同时怀孕,宋真宗于是允诺,谁先生下皇子,谁就被立为正官。由此,二妃之间展开了一场“生产竞赛”,看谁先生下皇子,并能被立为太子。刘妃心

狠手毒,设计陷害李妃,这场竞赛也演变成了一场不公平竞争。李妃产子在先,刘妃就派人把她的儿子偷偷抱走,换上一只被剥了皮的狸猫。宋真宗闻之变色,认为李妃生下妖孽,把李妃打入冷宫。而刘妃生下皇子后,则被立为正官。没想到刘妃生的皇子活到六岁就夭折了,李妃生的皇子则被八千岁救下,抚养成人,后来在包拯的帮助下,与双目失明的生母李妃相认,并最终继承了大统,就是宋仁宗。

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相去不远,只是那只狸猫并不存在,刘妃(那时已被册立为皇后)派人偷走了李妃生的皇子却是千真万确。刘皇后侵吞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冒充皇子的亲娘,把孩子养大,自己则当上了皇后,后来又当上了太后,而真正的生母李妃,则在官中度过了凄清的一生,在四十六岁上,含悲去世了。

宋仁宗曾对刘太后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依赖,但

人知谏院上疏弹劾老师

使的晏殊升任宰相,很快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蔡襄、欧阳修入知谏院担任谏官,同任谏官的,还有王素、余靖二人,史称“庆历四谏”。

欧阳修、王素、余靖入知谏院,蔡襄兴奋之余,写诗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谏猷禔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重用文官,节制

她却是谋害自己生母的罪魁祸首。刘太后死时,他还哭了好几天,没想到哭错了妈,这着实让宋仁宗的“三观”经历了不小的震荡。这世界上的善与恶、是与非,往往不像它表现的那样泾渭分明,一眼可辨。这让他走向怀疑论,对自己、对身边人、对世界都充满怀疑,变得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多疑善变,没准主意。曾巩说他:“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蔡襄更直接说:“宽仁而不能决断”。

宋仁宗是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达四十二年的在位时间,让这种游移不定的性格有了充分的施展机会,也使王朝政治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效果。仅他一生所用年号,就更更换了许多次,有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等,应该是宋代年号最多的皇帝。朝廷的大小官员们被这些变幻不定的年号裹挟着,经历着颠簸不定的命运。

武将,这是建朝伊始就做出的制度设计,但是宰相专权咋办?宋仁宗的对策是,提高谏官的地位,对宰相进行制衡,知谏院、御史台,并称“台谏”。在宋代历史中,谏官扮演着重要角色,司马光说:“至于台谏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规朝政之阙失,纠大臣之专恣。”宋代注重文治的重要特点,就在于文人有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而宋仁宗游移不定、缺乏决断力的个性,更加成就了谏官们的伶牙俐齿,给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像包拯、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等都做过谏官。宋仁宗时代,被称为谏官的黄金时代。

仁宗朝文化大家灿若繁星

这个时代,文化大师辈出,正有赖于这样的自由氛围。他们的个人生涯固然起起落落、坎坎坷坷,几乎没有一个顺顺当当的,却形成前所未有的文化群体,彼此咬合交错,编织成一个庞大的文化网络,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朋友圈。

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文学家张先、柳永、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黄庭坚、晏几道等,“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全部在仁宗朝闪亮登场;画家有燕文贵、许道宁、赵昌、文同、郭熙、苏轼、米芾、王诜等;思想家有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书法家就不说了,他们全都是。

他们几乎人人是官员,个个是领导,甚至不乏中央领导,但不查《宋史》,有谁记得住那些复杂的官名呢?时间隐匿了他们的身份,只剩下文化的光环,亘古常新。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是他们的绘画书法、诗词文章。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晏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是苏东坡的。从个人到国家到宇宙天地,都没逃出他们表述的文字。那段时光,是千古文人最傲然的时期。他们思想与才华的集中迸发,构成了令我们后人引以为傲的传统。

宋仁宗执政的那四十二年,是文化浓度极高的四十二年,似乎空气中都弥漫散着诗的味道。那才是真正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那时的“人类群星”基本上集中在中国的北宋,而且大部分挤在汴京、洛阳这两座城里。苏东坡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直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想到11世纪的这两座大城市旅游。

笔者很羡慕宋仁宗,因为他的世界里有这么多的大师;笔者也很可怜宋仁宗,因为九百多年后,当年他手下的这班人马都比他的名气大,几乎任何一个人的光芒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遮住帝王的光芒。

回到历史的情境中,他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活,去扮演好自己的历史角色。这些文人墨客,在本职岗位上都干得有模有样。现在分析起来,身为宰相的晏殊把蔡襄、欧阳修安排到知谏院的岗位上,不排除安插亲信的可能性。有亲友团主持知谏院,自己工作起来就不会束手束脚,但谏官的工作性质,就是对行政工作进行监督,提意见,舍得一身剐,把不称职的官员(哪怕是宰相)拉下马。所以蔡襄、欧阳修和他们的老师晏殊之间的矛盾,是不同职务间的矛盾,他们脑袋被屁股决定着,他们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此,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台谏在事,遇大奸居位,即奋笔而弹,不避亲嫌。”假若谏官见了亲人,老师就心慈手软,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谏官呢?换作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说过的话,即:“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关于谏官的职责,欧阳修曾在给范仲淹的信中说:“坐乎朝廷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于殿阶之下与天子相可否者,谏官也”。他还把谏官和宰相相提并论:“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但谏官是一个得罪人的岗位,也是一项高风险职业,因此蔡襄对皇帝说“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劝说皇帝要有勇气听谏,有决心用谏,千万别拿窝头不当干粮。

《故宫的书法风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